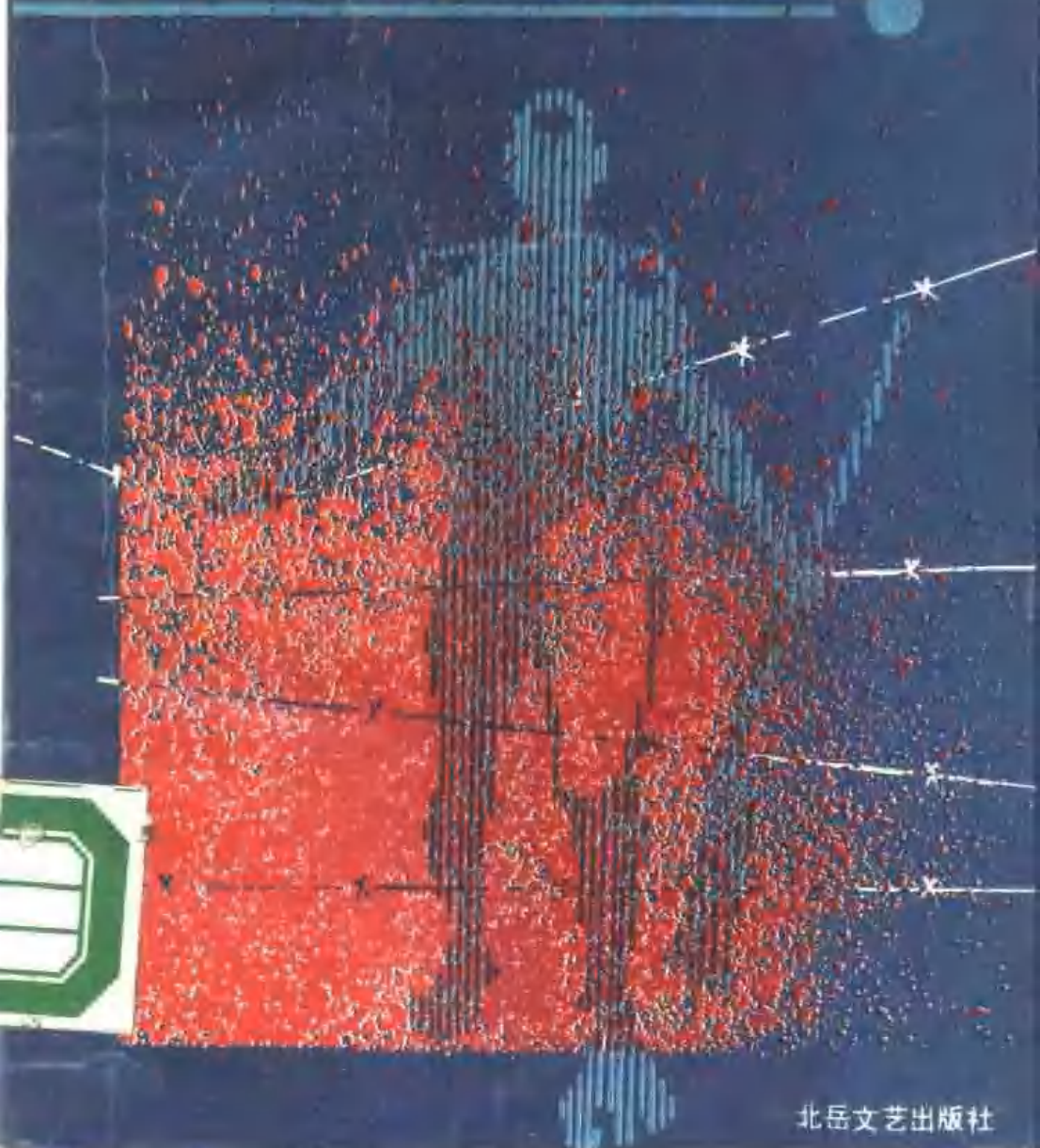


常和著

YU
XUE
CONG
SHAN

浴血东山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514152
浴血东山



2 034 4264 9

常 和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浴血东山

常和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)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阳曲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 × 1092 1/32 印张: 7.75 字数: 168 千字

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700册

ISBN 7—5378—0086—3 I·83

定价: 1.55元

目 录

一、卧羊沟夺枪运枪·····	(1)
二、纺织厂自卫暴动·····	(20)
三、退顽敌会师山庄·····	(31)
四、陷匪穴哑巴仗义·····	(49)
五、剿匪窟夜奔奇袭·····	(66)
六、设圈套诱捕暗探·····	(98)
七、逃下山麻五投敌·····	(114)
八、初进城二遇麻五·····	(131)
九、丢布匹汉奸挨刀·····	(155)
十、再进城众杰亮艺·····	(174)
十一、二盗布工友相助·····	(191)
十二、烧库房大闹纱厂·····	(214)
十三、蜈蚣沟大败雄野·····	(230)

一 卧羊沟夺枪运枪

阴沉沉的天空，看不见月亮，也看不见星星。不知什么时候起了风，飒飒的响，好象还下起毛毛细雨。

刘忠山一觉醒来，透过窗户上的玻璃向外面看看，东方已经朦胧发亮，他知道天不早了，一骨碌爬起，披着夹袄就往外走。这时，新婚不久的妻子志梅也醒来，她擦着惺忪的眼睛欠身问道：“你哪儿去？”

“我去厂里看看。”

“有啥看的！兵慌马乱的，管事的都跑了，谁还顾得上上工。”志梅一边埋怨，一边却匆匆掀开瓦钵拿出两个玉米面窝头往厨房走。

刘忠山回头看着妻子那带嗔的俊脸儿，一笑说：“可不，越是这种时候，我越得去看看。”从志梅手上抢过两个窝头便拉开门走了。

街上静悄悄的。雾蒙蒙的雨丝把一片一片东倒西歪的土坯小房子淋得湿漉漉的，象一群一群僵卧在道边的死尸。往日，这时候早有卖粥的、卖馍的在绕街呐喊叫卖，上工的工人也陆陆续续从小土屋里钻出来，汇成人河，向厂门口流动；此刻，泥泞的小街上听不到叫卖声，看不到一个人影，冷清得令人毛骨悚然。刘忠山站在雨中向厂区望了望，厂里的大

烟囱早已断了烟；锅炉房的汽笛声在五天前就停止了鸣叫，只有黄龙江的臭水依旧散发着熏人的臭气，哗哗地流着。他轻轻地叹声气，把夹袄往头上一罩，踏着泥泞，嚓嚓地向厂门口走去。

工人住宅区叫安窝里，与纺织厂隔着一条叫黄龙江的臭水沟，向西有座石桥，不长，过了石桥就是纺织厂的西围墙，再往北不远是单身工人住的大工棚和集体伙房；向东过一座木板便桥便是南厂门。这条路刘忠山走了十几年，闭上眼睛也不会走错，不会掉到黄龙江里。他一边低头走着，一边想着昨天夜里的事情。昨天夜里，他参加了一个秘密会议，县委书记王进在会上讲了党的抗日十大纲领和今后的任务。末了把他叫到身边说：“忠山，你们现在的任务是尽快把工人兄弟组织起来，以闹工潮时的工人自卫队为骨干，团结全厂工人兄弟，同鬼子斗争。”刘忠山早就这样想着，也早就这样秘密干着，可是发愁的是没有武器。他说：“可是大家赤手空拳的，能干什么呢？”王进会心一笑，说：“是啊，赤手空拳是不行的，我要对你说的就是这一件事：你们要尽快想办法搞啊！搞武器啊！我相信你一定会有办法搞到的！”

“刘队长，你来干啥？”

刘忠山正想得神，忽然听见有人叫他，抬头一看，已经到了厂门洞里；警卫麻五正从窗口伸出半个脑袋跟他说话。

“唔……进厂上工。”刘忠山答应着继续往厂门里走。

麻五走出值班室，拦住他又说：“嘻，我是说人都脚底抹油——溜光了，谁还上什么班工！”

“那你来干啥？”刘忠山依旧待答不理地反问道。

“我？”麻五左右瞅瞅，又神秘地低声说，“嘻嘻，董

事长让我在这里等他，跟他一块去……去东山躲反哩——哦那不，来了。”

厂内的水泥干道上慌慌张张走来董事长赵合年。这是个四十来岁的男子，个头不高，脸色细白，穿一件黑软缎长袍，推着辆崭新的三枪牌自行车，车后夹着个紫红牛皮提箱。由于走得慌张，差点把皮箱摔到地上。当他看清厂门洞里的刘忠山时，立刻庄重地打着哈哈说：“噢，是忠山兄弟，你来得早啊。”

刘忠山只是冷冷地“嗯”了一声。

赵合年显然想表示他和刘忠山的亲近，趋前一步，低声说：“老兄，不瞒你说，时局不利呀！蒋委员长和阎长官的兵都叫日本人打了个稀里哗啦，张家口、忻州都失守了，太原也快了，咱们还是躲躲为上啊。”

“躲？”刘忠山依旧冷冷地说，“你们躲得起，我们穷工人可躲不起。”

赵合年碰了个冷钉子，打声哈哈，招呼麻五转身推着车子匆匆走了。

这时郑和林从木板便桥上走过来，这是个敦实粗壮的汉子，二十五岁，比刘忠山小两岁，个头也低些。

“咋？跑了？”郑和林朝赵合年和麻五的背影嘟嘟囔囔，忿忿地说：“哼！指望他们抗日，做梦！这些败类，除了榨咱们的血汗发财，别的没啥本事。”

“别管他！”刘忠山把郑和林叫到厂门里的避雨处悄声问：“怎么，我给你说的事想出点点没有？”

郑和林会心地说：“我看警卫都跑了，他们的枪肯定留在厂里，再把前几年自卫队藏的十几杆枪找出来……没问

题！”

刘忠山皱着眉头说：“我算过了，警卫队总共八支枪，还有两支不能用，加上自卫队藏的那十二支，满打满算二十支，太少了。得想别的办法。”

“办法，办法只有……”

郑和林正说着，看见二愣气喘吁吁地跑进来，好象出了什么事，他忙喊了一声：“二愣！”

二愣长得浓眉圆眼，一身虎气，正往厂里跑，听见郑和林喊他，转身跑过来就嚷：“真他妈的倒运，差一点叫黄狗子给抓去。”

“黄狗子？”刘忠山一震，急问，“他们为啥抓人？”

“为啥？抢老百姓的东西呗！”二愣气愤地说道，“不知从哪里又退下来一群国民党的败兵，到处抢东西，还抓老百姓给他们扛枪背子弹，乱哄哄的就象放了羊。娘的！”他象这才看见刘忠山，眼睛一亮，又急忙说：“忠山，你不是说咱们得搞武装吗？这可是个机会，抢狗日的！反正狗日的们也是白扛那杆枪！”

郑和林被二愣的话说动了，张着大眼看刘忠山。刘忠山脸上也泛出一片喜色。三个人正拿不定主意，赵铁旦惊叫着跑进来：“忠山大哥，我爹……我爹叫黄狗子抓走了！”

“什么？往哪里去了？”刘忠山和郑和林大惊。

赵铁旦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往南……还有张师傅，他是……是让云南兵抓走的，往东去了。”

二愣急不可耐地说：“忠山，大家都听你的，我们可不能看着不管！”

刘忠山拧着眉头急想了想，断然对郑和林说：“和林，

事不宜迟，我看咱们分头去追，我和铁旦往南，你和二愣往东，再叫上些工友，就这样，快行动！”

约摸半晌午时分，一群一群的国民党兵顺着正太线和同蒲线狂跑乱窜，溃不成军。从县城北门逃窜过来的是云南黔滇军阀的中央军，已经是农历九月的湿冷天气，这些兵还穿着短袖军衣和七长八短的单裤，冻得嘴青脸紫，缩颈哆嗦；进了县城，便是一阵猛抢，整整抢掠了一条街。然后又押着好些被抓来的民伕给他们背着、扛着东西旋风般出了城门，直向南逃去。快到晌午时分，一支约有二百多人的逃兵稀稀拉拉地窜进北合流附近的卧羊沟。那个当官的看见沟里还僻静，便下令原地休息。于是，那些跑得又饿又累的士兵扔下枪支弹药，便纷纷倒在山梁上狼吞虎咽地大嚼起抢来的食物。有的士兵看见别人狼吞虎咽，后悔自己抢的少，拿枪撒气，摔着长枪。有的干脆把枪往民伕的肩上套，“替兄弟扛扛吧！”那些民伕有的一人身上背着五六条长枪。

在民伕中间，有一伙人正坐在一个小山凹交头接耳地议论着什么。他们是郑和林、二愣和展师傅等。原来，郑和林和二愣叫了几个工友追出城门，正遇上展师傅和几个老乡被两个逃兵押着走来。他们本来想伺机把那两个逃兵收拾了，救走展师傅。可是后面又窜出十几个逃兵，端着枪跑来。郑和林心想：一不作，二不休，干脆混进去趁机捞他几杆枪！二愣见了枪更是眼红。于是，他们在一个小村子里趁逃兵抓人时混进了民伕的队伍。那些南方兵听不懂北方人的话，郑和林和二愣边混在队伍里走，边把他的主意传递给展师傅和工友们。一休息下他们便凑到一块儿，商议怎么行动。展师傅是个有心计的老工人，也是纺织厂闹工潮时的主将，当

下他们故意高一声低一声地操着满口土话把行动计划议定，又一传十、十传百地传给老乡们，然后由郑和林和二愣一人揣了两颗手榴弹，故意绕着那些狼吞虎咽的逃兵向沟底走去。

“干啥子去？”那个当官的大声喝问。

郑和林说：“嘿，老总，拉泡屎去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拉……拉屎，就是……就是出恭。”二愣故意按着肚子比划着。

“娘的，别跑了！”

“哪能呢？再跑能跑过老总的子弹头儿？”郑和林依旧满脸堆笑说。

二愣又叫着说：“哎呀！老总，要不我可就……”

“去去！”那个当官的本来对这些抓来的民伕就没往心上放，这时好象生怕他拉出来坏了胃口，厌恶地挥挥手，又和小老婆去大嚼罐头。

二愣捂着肚子就往圪梁后跑。刚跑了十几步，一个穿大红旗袍的大个子兵突然喊他：“喂！过来！过来！”二愣吓了一跳，回头看看郑和林，郑和林向他点点头，警惕地走了过去。

“老总，有什么吩咐等……等我出恭回来再……”

“把鞋脱下来！”

二愣看见他手上举着一只高跟皮鞋，才知道他要换他脚上的鞋，心想：“日你娘的！你倒想得美！老子这双鞋是我妈刚给我做的，叫你穿了呀？”转身就走。

“什么，他妈的！”大个子兵忽地跳起来，吼道，“你

脱不脱？老子揍你小兔崽子！”骂着，便光着脚追赶二愣。

二愣火了，拿起架子就要和大个子兵打架。郑和林赶忙拦住，说：“老总，别动火，别动火！你看他给老总又背枪又扛东西，不穿鞋怎么行呀。”

“老子不管，换鞋来！”那个大个子兵仗着手里有枪，又骂道，“娘的！老子抗日，别说穿你一双鞋，就是占你娘也是应该的！”

血气方刚的二愣哪里受得了这种骂，举拳就要打去。那个大个子兵身后也跳起几个黄狗子。幸好这时展师傅等人也拥上来，帮着郑和林把二愣挡住。

“老总，你要换鞋，你看我脚上这双怎么样？嘿，送给你。这双高跟皮鞋你留着，回去给太太穿。”

大个子兵刚满意地拿了郑和林的鞋走去，又一个黄狗子走过来，骂道：“穷骨头，屎尿倒多！就在这儿拉！”

前面圪塌下一片荒草里有个小个子兵刚拉完提着裤子站起。郑和林和二愣无奈，只好就近蹲了下来。而且也用不着再往远走了。这里的地势就挺好，既可以看见通往县城的公路，还可以全观倒在沟弯里的这群败兵。没有尿，只是解开裤子做做样子，趁这个站岗的小个子兵不注意，他俩掏出手榴弹塞到了脚底，并偷偷地揭开了盖。郑和林事先已经教过二愣打手榴弹。不过，小伙子性急，早早便拽住了导火索。等了一分钟，一阵凉风刮来，冷得打抖。那个填饱肚子的军官终于立起身来。他知道，这样继续待下去是非常危险的，后面还有日本人追着呢！他掏出口哨。懒懒散散的士兵们也知道歇到了头，该继续逃奔了，纷纷吆喝着站起身。就在这时候，郑和林和二愣大喊一声：“鬼子来了！”“鬼子来了！”

拎起裤子就往沟里跑。那个小个子兵一愣，回头一看时，“隆隆”两声爆炸，吓得惊呼乱叫向沟弯里跑去。与此同时，展师傅那边的民伏也齐刷刷地响起一片呐喊：“鬼子来了！”眨眼间，这些伸腰待直的黄狗子就象惊弓之鸟，丢魂落魄地向沟东跑去。同时，也不知道是走了火，还是有人放了枪，“叭！叭！”几声枪响，越发吓得这群败兵呼兄喊弟，哭爹叫妈地疯跑起来。二愣早就盯住了那个大个子兵，几步跑上去，炸雷似地一声大喊，吓得那家伙丢下枪就跑。

郑和林、二愣和同来的工友们拣起草地上扔的枪乱放了一阵，又扔了几颗手榴弹，黄狗子象一群丧家之犬，霎时间跑得无影无踪。那些被抓来的老乡也趁机溜之乎也，有的连身上背的枪也忘了扔，直到跑出很远才扔在乱草丛中。

沟里到处是黄狗子扔下的枪械弹药和长袍短褂。二愣高兴坏了，端起一挺机枪又蹦又嚷：

“哈哈！来吧，狗东西！”

“还不快去拾枪！”

郑和林和展师傅吆喝着大家把黄狗子扔下的枪炮拣到一块。来不及查点有多少，但郑和林看到有两挺机枪、一门迫击炮，又高兴又发愁：这么多武器怎么办呢？扛回去目标太大，扔了不是白干了一场？最后还是展师傅出了个主意：先把这些枪炮埋在吃梁下的一个土坑里。

这时，刘忠山和赵铁旦也赶来了。他们也从另一股逃兵那里搞到不少长枪、子弹，两下合到一起，足有一百多支枪。郑和林拍着刘忠山的肩头，激动地说：“怎么样，这下子不发愁‘家伙’了吧？”刘忠山虽也高兴，却依旧皱着眉

头说：“狗跑了，狼也该来了。你们看黄狗子一群一群往南逃跑，恐怕日本鬼子也快到咱们这里了！”

果然，当天晚上就从西北上传来一声接一声隆隆的大炮声。沉闷的爆炸声震撼得人们彻夜不眠。一直到第二天破晓，北车站方向响起了枪声，紧接着又从西车站传来爆炸声。

日本鬼子来了！日本鬼子占了县城！一连几天的大屠杀，不知杀了多少人。县城里商贾关门，百姓逃空，没有逃及的也不敢出门。一直到第三天之后，刘忠山试探着出门看看，满街走动的都是穿黄呢子军服的日本兵和穿黄市布军装的伪军！刘忠山正气得咬牙切齿，看见城门洞口围着一群人，他慢慢走过去，一看，城墙上贴着一张告示，分别用日文和中文写着：

大日本帝国皇军宗旨：

一、帝国军人及大和国民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，尔等支那华人与其他人种必须臣服效忠，不得有丝毫不服行为。

二、原支那政府遗留的武器弹药及一切军事物资，必须七日内上缴帝国政权机关及代理人员。

.....

上述条款，从公布当日起执行，但凡有违抗者定杀无免。

此布

大日本帝国皇军3081大队队长

雉野太郎

×年×月×日

• 9 •

同时，在纺纱厂的东厂门和南厂门口也贴出两张告示：
……但凡在纺纱厂上工之工人，务必于七日内来厂上
工，工薪照发，时习如常。若有罢工违令者，格杀勿论。
此布

东洋纺织株式会社军管第××厂

厂长：泽路一雄

×年×月×日

刘忠山一字一句看了一遍，心里恨恨骂道：“你小鬼子
也离不开纺纱厂呀！等着吧！”

鬼子的布告贴出之后，开始人们不敢出门去看，担心小
鬼子抓住系头，后来有那么几个胆大的带了个头，人们也就
陆陆续续从窝棚里钻出来，提心吊胆地往厂门口走去。

这天上午，纺纱厂的正门口围着许多人看鬼子的布告。
二愣也挤在里边，他不认得多少字，家穷没上过学，只是靠
东抓西拣认了几个字，不过一边看一边听人们念叨也明白了
是啥意思。听见身后有两个人低声议论，回头看看，是两个
穿长袍戴礼帽的公务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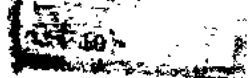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看得给人家上，不然，真的劈下脑袋，那孩子老婆
可咋地办？”

“那自然。这日本人说出来，可真会做出来的。”

两人声颜色俱，真象是刀刃子已经搁到脖子上。

二愣听得心里怪不是滋味，忍不住说道：“哼！有啥怕
的，鬼子是吓唬人。我就不信，他能把咱中国人都杀绝！就
不给他上。”

“哎！可不能这么说。”立在一旁的老赵师傅答了腔。
“上还是要上。不上，咱们可咋地活？”



二愣没有再吱声，剐了他一眼走了。刚过了便桥，就见赵铁旦过来了。

“铁旦！干啥去？”他喊道。

“找俺爹吃饭。”铁旦答应着走过来。

“唉！算了。还吃啥饭？你爹都想当汉奸了！”

“啥？你胡说！俺爹才不是那号子人。”铁旦一下子就瞪圆了眼。

“哎，哎，哎！好了，好了。算我胡说。不信回去你问你爹。”

铁旦愣怔地挠起了头。

二愣走开了，他认为没有必要再跟铁旦在这里泡着，象上工这样重大的事应该告诉刘忠山一声，因为他知道，工人们有什么大事都是找刘忠山和郑和林商量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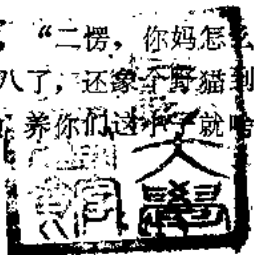
从便桥上去，进了小街，就是二愣家。再往西走二十几步地就到了刘忠山家。二愣匆匆忙忙进了院子，见志梅坐在阳婆下给刘忠山缝补棉裤。这是个用土坯垒起来的小院，只有两丈见方，背靠黄龙江搭盖着两间破土房，在还不到一人高的院墙下堆着一堆烧土，一堆煤面。

“俺大哥在不在？”二愣进门就迫不及待地问。

“咋，有事？”志梅站起来，诧异地看着他。

“噢……鬼子贴出布告，让咱们上工，还听说要收枪，我来告告俺大哥。”

“唔！他知道了。”志梅把话岔开，“二愣，你妈怎么样，是不是好一些？你这小子也十七大八了，还象个野猫到处跑，也不去照顾你妈，给做口饭。唉！养你们这小子就啥也指不上！”



“谁说指不上。做饭、洗碗、担水、和泥全我包了。刚才是小云看俺妈，我才出来走了走。憋了几天，都快把我憋死了。”二愣听说刘忠山不在家，做了个鬼脸走了。

其实刘忠山在家呢，此刻正和郑和林、展师傅商量大事呢。

“……王书记要我们尽快把弄到的枪运到安窝里，准备提前暴动。不然一旦鬼子布防好，枪就不好起运，而且还可能出现意外。”刘忠山把他和县委王书记接头的情况讲了，又说，“另外王书记说，朱德总司令已经带兵东渡黄河，刘伯承、邓小平、徐向前率领的一二九师正在向太行挺进，并准备派部队来我们倚山。所以我们必须尽早上山，给我们的部队打个基础，也是对我们主力的最好欢迎。关于上工的事，我考虑还是上合适——”

“对，是得上。”展师傅巴咂了一口烟插口说。“不上活不了。另外不上工，工人们也象把沙子撒在四下弄不起来。”

“对，就是这样。只有活下来才能斗争，只有上工才能把同志们组织起来。”

“枪啥时候运？”郑和林问。

“王书记要求我们今晚或明晚两天，不能再迟。哦，还要求没有暴露身份的党员尽量隐蔽下来，坚持地下斗争。我看上工的事，展师傅你就通知一下各家。枪咱俩去运。”他看着郑和林象是在命令。

“咱俩？”郑和林有疑虑。

刘忠山说：“对。再叫上二愣和铁旦，不能人多了。对这些小后生我们要带着炼一炼，今后真正闹起抗日来，还指



着他们出大力呢？”

三人支委会开了不到一个钟点。郑和林离开忠山家后先到了二愣家。二愣家住的是间快要倒塌的南房，前墙顶着两根木椽，屋里黑黢黢的，一进去都看不清人的面容。家里很穷，一张土炕，一口水缸，还有一个破木箱，除此之外，便再看不到有啥东西。二愣妈病恹恹的坐在炕上。二愣正在屋角和煤泥。展师傅的姑娘小云倚在锅灶前给二愣妈煎着药，满屋草药味儿。

“老婶子，好些吗？”郑和林进门先问候了一声。随后他说明了来意。二愣妈听满口同意。

“和林侄，不是你婶子嘴长翻，这小子我也管不住了。这几年也就是你们拉带着他，要不，还不知学成个啥样子呢！”

“妈！看你说的，我学啥坏。”二愣白了他妈一眼。

“你看，我一说他就跟我顶嘴。咳……女大不由母管，子大不由父教。如果他爹还在世时……”老人撩起衣襟抹了抹眼角。

“妈！你又说这事。”

二愣是最怕妈说这事的了。因为一说她就伤心，而妈却总是把这事挂在嘴边。

二愣对父亲的记忆不深，确切地说，是没有任何记忆。只是听母亲说，父亲是板金工，手艺挺高，但在他三岁那年，不知道因为何事触犯了老板，被偷偷的害死了。

“唉！”郑和林一声长叹打断了二愣的追忆。“老婶子，不要难过了。二愣也大了，晓事了……”

“就是。我也盼得他早些懂事。往后跟着你们走南闯北